

赵立中 著

军 妓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军 妓

赵 立 中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91 号

书名	军妓
作者	赵立中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北京印刷二厂
规格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125 印张 218 千字
版次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7-5057-0717-5/I·307
定价	6.2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灵魂碎了还有肉	1
第二章	何日不疯狂	4
第三章	初恋之花	15
第四章	泪洒横滨港	31
第五章	何处是神州	47
第六章	与死神相遇	70
第七章	惊醒的梦魇	91
第八章	军中妓院的规章	102
第九章	不干,也进不了天堂	116
第十章	希望与虚妄	127
第十一章	军列上的兽猛	142
第十二章	父与子	157
第十三章	殊途“兄弟”	167
第十四章	裸体战术	177
第十五章	人肉捐客的佛性	187
第十六章	敌与友	208
第十七章	亲人在何方	218
第十八章	相逢在地狱	228
第十九章	飞来的爸爸	239

第二十章	将错就错	251
第二十一章	爱的痴迷	255
第二十二章	光荣的悲哀	267
第二十三章	安魂曲	278
第二十四章	战俘营里遇故人	287
第二十五章	天皇·妓女	297
第二十六章	一别两茫茫	306
尾	声	

第一章 灵魂碎了还有肉

山田惠美曾经是一个纯洁无瑕的少女。

她有过婷婷袅袅的豆蔻年华，有过春风十里卷上珠帘总叫群芳羞愧的花容月貌。腩笑怜如花乍放，眉愁较似叶微舒，仲春四月在千岛渊的樱花树下，她也有过自己的红情绿梦，有过自己的期待，有过对那似曾相识乍惊乍喜的意中人的构想。

青春是一首歌，一篇诗。

乱红狂舞度春宵，该是每个青春少女的梦吧！

然而一切一切都成了可忆而不可待的往事，一切一切都成为枉然一叹。

风尘百感之中，她只有一个噩梦，这噩梦就是她青春的残骸。

她洁白如玉的胴体，赤裸着被放在一个滴血的祭坛上，神鸦社鼓之中，她被告诉说，这是奉献。

她为了所谓的圣战奉献了自己的身体。

战车带着泥浆血痕在她肉体上碾轧，轧碎了的是她的灵魂。

如果没有了肉体，灵魂便没有了依附，而灵魂破碎了，肉体却还存在，这也许是生命的大悲剧。

故事从1945年12月，一个阴云密布的上午写起。满载战败后滞留在中国大陆的日本难民的兴安丸号轮船从大沽口启航，驶入茫茫的大海，船上的日本难民有战时到中国来经商办

企业的商民，有战死征夫的遗孀和孤儿，也有作为日本军阀牺牲品的、有着形形色色特殊经历的日本女人。他们无疑将被送回日本去。比起那些至今流落于广袤的中国大地，在颠沛流离中忍受着战败耻辱的日本人，他们是幸运的。然而此时此刻，他们面对着雾沉沉的大海，个个表情痴木，无奈的心早被恶梦般苦难与耻辱折磨得枯萎了，他们唯有呆愣愣地站在甲板上，睁着迷惘的双目，看着那迷蒙的大海。

船上有一个普通的日本家庭——一个破碎了的家庭，战争早已把他们的家人分散了。这个家庭的成员有年老的山田大佑和他的女儿山田惠美，还有山田大佑的内弟高桥毅夫。山田大佑在战争初期失去了长子和老妻，小儿子至今留在了中国，他身边只有视为掌上明珠的爱女山田惠美，他紧紧地用一只手臂搂抱住女儿的肩头。他在回忆往昔的恶梦吗？他在憧憬未来的新生吗？不，他心中只有朦胧的执著一念：保护好惠美，她是他残生中唯一的一点慰藉。而高桥君刚刚在港口上，告别了自己相亲相爱生活了七年的中国妻子郑秀芝和两个活泼可爱的儿子，他不知道他走了之后，这母子三人将如何生存，心间缠搅着生离死别的痛楚，至于回到满目疮夷的祖国之后将会面对怎样的人生，这一切暂时还不能挤上他充满悲与痛的心间。

山田惠美显得比任何人都痴呆，临上船之前，她本来已医好的精神病又复发了，谁也不知道她此时在想什么，也许她根本没有思维，因为她的灵魂早已破碎。

傍晚时，天空忽然放晴，云雾神奇般消散，残阳血红地落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这种云开雾散的壮丽景观似乎并没有给这船上的难民们带来任何快慰与轻松，他们心上的阴霾怕

是难以驱散的。

山田惠美望着落在海面上的残阳，残阳被动荡的海水撕成血红的碎片，一片一片不规则地摇晃着摇晃着。她的头脑突然随着那红色的碎片动荡起来；她的灵魂复活了，然而依然是破碎的，正如那落在碧海中的残阳。

一片一片的思绪，在她的脑海里跳跃着。

跳跃着的是她青春的梦，是意中人松山桂里那稚气而英俊的面孔。他们有过美好的青春与爱情。

跳跃着的是她痴迷的心，是横滨港口那灰绿色的军舰，载着她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为了追寻那少女的梦。

在杭州军列上的凌辱，在广西泥泞中的跋涉，一点一点，一片一片，往昔的生活场景血红地摇荡着。

商人神谷！那张布着皱纹的，黧黑的面孔；恋人松山，那英俊的面容，潇洒的身影；是他把她卖了，是他把她救了。突然，这一幕似乎清晰映现在脑海中。中越边境的军营，竹楼，战马，军刀……是的，那时她正处在昏迷中，松山骑着雪白的战马来了，他将她抱上马鞍，那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搂抱。他是那样有力那样温存。

然而松山把神谷的头劈下来了……

血光，无数的血光，摇摇晃晃，那是残阳的血。

海水中动荡着残阳的碎片，红的是血，碧的是泪，正如惠美的灵魂。

第二章 何日不疯狂

1937年，对中国和日本这两个邻国来说都是不平凡的一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7月11日日本内阁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参谋本部的要求，决定立即向华北派兵。7月28日日军向北平、天津发动攻击，8月13日又向上海发动进攻。中国方面华北宋哲元的29军，虽得到蒋介石的撤退令，无奈宋哲元手下将士誓死抵抗，平津学生踊跃参加义勇军，上海方面日军遭张治中将军顽强抵抗，中日战争全面展开。日军11月攻陷上海，12月攻陷南京，南京大屠杀，平民百姓无辜遭残杀达30万。日本政府与军部认为南京陷落后，中国有组织的抵抗便告结束。

1937年12月，东京一派欢庆战胜气象，大街小巷张贴着狂妄的标语与招贴画，家家悬挂太阳旗，晚间大街上人们举着灯笼游行，疯歌狂舞，东京的老老少少都沉浸在一片庆贺胜利的欢笑之中。

东京涩谷区小山町的一个普普通通的院落里。男主人山田大佑正在兴致勃勃地扎制一只大红灯笼，女主人和子正在厨房烧晚饭，女儿山田惠美高高兴兴地从门外跑进来。

“我回来了。”她带着天真与兴奋呼叫了一声。

山田大佑象是根本没有发觉女儿进门，一心一意地干着手中的活，嘴里哼着童谣，哼得津津有味。

“爸，你怎么没完没了地扎这个玩意儿？”女儿山田惠美亲热地凑过去，扶着爸爸的肩膀说。

“嗯！好吗？啊？好不好？”山田大佑似乎陶醉在自己的手工劳作之中，并没有理会女儿的发问。

“好，好，爸，我问你为什么总是扎个没完，咱们不是已经扎好了三四个灯笼了吗？”

“噢，这是为代子婶婶扎制的。”

山田惠美听到爸爸这样说，悄悄地吐了一下舌头，大佑没有看到女儿的这个小动作。

代子婶婶的丈夫姓鬼冢，原先在一家机器制作所干活，六年前，出了一次事故，鬼冢的一只手臂被轧断了，厂家赔偿了他一些抚恤金，就把他辞退了，伤好以后，鬼冢变成了残疾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代子只好担负起一家人的生活重任，她白天到一个洗衣店去给人家洗衣服，回家来还得照顾丈夫和孩子，生活是艰辛的，但是，作为一个女人，有丈夫孩子，有家庭，她也心满意足了。

日本女人的好处是温柔贤惠。

可是，鬼冢自受伤后，心情抑郁，加上没有工作可干，整日憋在家里，性情变得孤僻而暴躁。一日他喝醉了酒，在家里撒疯，代子上前劝了几句，他听得不入耳了，就大吵大闹起来。代子一气之下带了孩子回娘家去了，鬼冢心情原本不好，见妻子和孩子都走了，竟觉得活着无趣，当晚割断脉管血尽而死。

鬼冢自杀以后，代子又觉得自己对不起丈夫，常常对着鬼冢的遗像痛苦，由于精神上长期忧郁，身体也渐渐垮下来，生活不免陷入窘迫。这时，她的邻居好心的山田夫妇常来安慰周济她，使她多少获得一些生活的希望，母子俩艰难度日。

好不容易儿子长到 18 岁，1935 年应征入伍，先在国内训练，7 月随军到中国。谁知昨天代子收到了军部的“阵亡通知书”，这意味着可怜的时代子婶婶失去了唯一的亲人，今后这孤苦的日子可怎么煎熬啊。山田惠美想到代子婶婶的不幸，心里不自在起来，不再同父亲亲热地攀谈，独自回到房中。

山田家的房子是她爷爷留下來的，爷爷原先在京都开一片绸布店，后来她爸爸接手之后，由于不善经营倒闭了，只留下这所房子。房屋是老式的建筑，虽不够豪华气派，但是结实廓大，一家人住着挺舒适，现在山田惠美的两个哥哥都应征参军去了，房子便显得空落落的。惠子独自占一间小小的闺房，由于家里只有她一个女孩，父母钟爱，虽然父亲把生意转卖之后，在一家印刷厂做活，薪水并不丰厚，但是对小女儿的生活还是有特殊照顾的。她自己的闺房布置得极雅致，有一个硬木的多宝柜，据说是祖上传下来的，父亲视为珍宝，也摆在她的房间中，一些中国的古瓷器皿，装饰在柜中的格子上，越发显得典雅。她自己的衣柜中，各色和服就有十来套，每年她生日时，妈妈都要亲手为她缝制一件和服。哥哥们在家时，虽说是男孩子，照例在家中享有着女孩不可企及的尊贵，可是哥哥都疼爱自己的小妹妹，无论什么好吃好用的东西，哥哥们都自觉地让给妹妹。山田惠美是家中的明珠，这样说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山田惠美一进屋子里，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憋闷，她似乎忍受不了家中的寂寞，虽然她把两个哥哥的照片，郑重地摆放在自己的梳妆镜两边，时时观看，但是哥哥们的音容笑貌却不能从那照片上飞下来。她只有在回忆中，幻觉中享受和哥哥在一起的美好岁月了。

惠美的大哥山田信一是一个诚实敦厚的人，他平时沉默寡言，爱好书法和围棋，曾经在少年棋院中学习过。信一这个长兄对待小妹妹也真有个长兄的样子，不仅在家中事事处处让着小妹，就是出去游玩时，也总是加倍留心地保护着妹妹。

惠美清楚地记得，在她幼小的时候，总是大哥信一带她出去玩，有一次，大哥学校召开运动会，信一就用自行车带了她去参观。因为大哥自己也有参赛项目，到他快上场时，就把惠子放在学校旁边的一棵大树下边，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诫她，不许自己乱跑，跑丢了会找不到哥哥，找不到家的。可是，当信一参加比赛的时候，她还是禁不住好奇心的驱使，一个人跑到赛场上去了，当时一项赛跑正在进行中，小小的她东张西望地走到跑道上，恰好一队运动员风驰电掣般跑过来，有一个运动员闪不及将她撞倒了。小惠美跌了个鼻青脸肿，登时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喊哥哥。

信一正参加跳高比赛呢，远远地听见妹妹的哭喊声，放下比赛跑了过来，见她跌伤了，忙抱了她去学校的医疗室上药，回来以后，跳高的比赛已经结束了，信一由于中途退出比赛，没有得到成绩。

“真太可惜了，本来我可以得第一的。”他遗憾地说。

惠美当时很觉得对不起哥哥，可是她不明白得第一是怎么回事。

“得第一有什么好处吗？”她问道。

“当然好啦，可以得到一个奖牌的。”信一说。

“那，不会买一个奖牌吗？”

“买的不算数，非要自己去争取，要在比赛中赢了才算的。”哥哥说。

结果，小惠美为了安慰哥哥，回家以后，非要爸爸妈妈开一次家庭跳高比赛，她的小心眼里也算计过了，爸爸妈妈年龄大了，她和二哥还小，要比赛一定是大哥得第一，既然大哥那么想得到第一的奖牌，就让他满足一次吧。

全家人听到她的这个建议，都笑了。

“惠美真聪明。”大哥夸赞地说。

那年，她才四五岁。以后大哥就常拿这件事当笑话说，同时，也表现出对妹妹聪明的赞赏。

兄妹之间的情谊是难以尽述的。

她还保存着大哥山田信一临别时送给她的一张书纸，山田信一在学校时，酷爱书法，曾经获得过学校书法大赛的第一名。这张书纸是用中国宣纸写的两个字“舞鹤”，字写得极飘逸流畅，他把这两个字送给妹妹可以说用意深矣。鹤是长寿的象征，当然含有祝愿妹妹长寿的意思，舞是一种最美的姿态，所以“舞鹤”两个字也含有赞美妹妹容颜和姿态美丽的意思，两个字反映了哥哥对妹妹深挚的爱。惠美珍藏着这张书纸也表现了她对哥哥的一片真情。二哥性格不象大哥那样文质彬彬，从小就具备一种武士气质，人长得粗壮，脾气大，爱打架，好象是家中的保护神，甭说妹妹就是哥哥在外面受了别人的欺负，他也决不肯罢休。

“要跟山田家作对吗？看看你们有几颗脑袋？”

二哥常常狂妄地对那些敢于对山田家的人有一点轻举妄动的人大喊。

他的剑道是出类拔萃的已获得四段名位。他临别时，似乎拿不出什么有意义的纪念品来，只对妹妹说了一句话：“惠美，如果有人欺负你，别哭，山田家的人不会服输，更不爱哭，你写

信给我，我回来拧下他的脑袋！”

大哥二哥都走了，山田惠美怎么能不深感孤寂呢？

夜幕降临了，东京都热闹起来，这是12月下旬的一天，东京人庆祝日军占领南京的热潮，已经汹涌地高涨了好几日，但是势头仍不见减。

吃罢晚饭，惠美便来到街上，干了一天活的人们，不顾疲劳，纷纷从家中走出来，高举着灯笼在大街上狂呼乱喊。惠美的爸爸，每天都要参加这样的游行，每日都象醉酒了一样和年轻人、老人、小孩们一起声嘶力竭地在街头喊叫，直到深夜才兴犹未尽地回到家里。惠美在人们涌到街上时，心里常常产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滋味，似乎高兴，又似乎悲哀，自己也说不清怎么回事，反正她笑着笑着，心里忽又想哭，可是为什么笑？又为什么哭？自己也想不大明白。

今天代子婶婶也举着一个大红灯笼参加到狂欢的人群中，惠美记得代子婶婶是不大爱好这种热闹的，她年轻守寡，日子艰难，逐渐变得沉默寡言，尤其儿子应征入伍之后，她似乎更加孤独沉默，每逢这种时刻，她只独自在家中，对着天皇陛下的圣像默默祈祷，从来也不参与这种狂欢的。可是今天代子婶婶象是变了一个人，她象年轻人一样，口中唱着谁也听不准是什么音调与歌词的曲子，举着灯笼，浑身上下哆哆嗦嗦地抖着，脚下踏着节拍，扭不象扭，舞不象舞的，脸上是令人不解的笑容，今天是她接到儿子阵亡消息的第二天，她已经把悲哀忘记了吗？惠美听妈妈说，代子婶婶年轻时是极漂亮的，今天代子婶婶象是恢复了青春，堆满笑容的脸显得年轻了，全不象五十来岁的人。惠美看着代子婶婶那种兴奋得忘乎所以的样子，眼睛渐渐模糊了。

夜深了，狂欢的人群散去，东京的大街小巷安静下来。

山田一家人也回到自己家中，惠美觉得疲乏而无聊，正准备独自睡去，门外传来爸爸的呼叫声：“惠美来一下。”

惠美不知爸爸有什么事，便披起大衫来到客厅中，她见妈妈已经神色黯然地坐在光滑的木制地板上，似乎在等待一个庄严的时刻。一会儿爸爸进来了，他穿了一身蓝绸子的和服，好象要出门或在家里会见重要的宾客一样。惠美乖溜溜地坐在妈妈的身旁。

爸爸山田大佑坐下来，两眼直视前方，似乎屋子里并没有妈妈和惠美的存在。他愣愣地看了一会儿，谁也不明白他在看什么，然后他慢慢地从和服和大襟中抽出一个信封，举到眼前，象一件圣物一样恭敬地看了一会儿，这才从信封中抽出一张厚厚的纸来，用手刷地一下抖开，极郑重地双手捧着念出了那张纸上令人心碎的字字句句：

山田先生暨夫人：

你们的儿子山田信一中士，于昭和 12 年 11 月在中国上海战役中，为天皇陛下光荣捐躯……

惠美的脑子里嗡的一下，好象有千万架轰炸机掠过，一时间响成一片，她再也听不清下面的字句，眼中只呆板地反映着爸爸的一举一动。他把信念完，恭敬地用手托着递到妈妈面前，妈妈两眼发直，并不知道该用手去接，爸爸伸直手臂久久地等待着，一会儿见妈妈象一束割倒了的稻子，慢慢地倒在地板上。

信纸飘落在地上，爸爸口中恶狠狠地骂了一句：“混蛋！”惠美不知道爸爸这一声怒骂含义是什么，但她立即醒悟过来，恢复了理智，她忙过去扶起妈妈，用手轻轻地在妈妈胸前抚摸。

爸爸又怒气冲冲地骂了一句：“这女人真混蛋！”

惠美抬起眼中看爸爸时，不由心惊肉跳，爸爸的眼中冒出疯狂的怒火。

“爸爸，妈妈她昏过去了，快想点办法呀。”惠美焦急而悲凄地对爸爸说。

“女人，没出息！”山田大佑原来是对妈妈的昏厥不满。

“爸，哥哥真的死了吗？啊？哥哥从此就不会再回来了吗？爸爸——”

惠美这才从自己杂乱的神志中，理出一个头绪来，那是一缕悲哀。

“惠美，你哥哥为天皇陛下尽了忠，他是光荣的，他是山田家的好儿子，不许你哭！？”

惠美觉得爸爸这几句话象机器发出的嘎啦嘎啦的声音，一点也不象人在说话。

妈妈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她醒过来了，两眼直愣愣地毫无表情。

惠美想起哥哥写的那张书纸，“舞鹤”两个飘逸的大字，在她眼前晃来晃去，一会儿变成了一个身穿黑色学生制服，老实厚道文质彬彬的青年，那是她亲爱的哥哥信一。她记起了小时候，妈妈带她和哥哥们到横滨的舅舅家去做客，和哥哥在海滩上玩耍时的情景。

“哥哥，海水是用什么染蓝的？”她问。

“是天呗，是天掉在海里，海水就变成蓝色的啦。”

“哥哥海有天那么大吗？”

“不，天比海大。”

“骗人，天有边的，海有边吗？”

哥哥突然大笑起来。一会儿他向海水中跑去，惠美却说什么也不敢到海里去戏水，她觉得海太极了，深极了，可怕极了。哥哥脱掉衣服在海水里游泳，海浪一层层地轻轻地推着他的身体。

“哥哥快上来吧，会淹死的。”她向哥哥大声嚷着。

哥哥躺在海水里，海浪冲过来，淹没了他，他在海水举起一只手，对着岸边的沙滩摇着。

“啊，我要死啦。”他突然大叫道。

“哥哥，哥哥——”惠美哭着嚷起来。

她以为哥哥真的被大海吞吃了。哥哥听到她惊叫，从海水中站起来，吧唧吧唧地跑上沙滩。

“惠美，哥哥不是在这么。你嚷什么！”

“你要死了。”

“不会，哥哥会游泳，怎么会淹死呢？哥哥逗你玩的，快别哭了，小女孩一哭，嘴就会变大的，长大了就嫁不了人啦。”

惠美不哭了。可是她不明白哥哥的话。

“为什么呢？”

“傻女子！嘴大了不好看呗。”

听说中国就在大海的那边，那一定很远很远的，上海又是什么地方，也是一片大海吗？哥哥！亲爱的哥哥，真的再也见不到你了吗？想着想着惠美的眼泪如同断了线的珍珠一样，一